

走過 ？劉英華〈校友〉

瀛苑副刊

在人生無窮而有窮的路途中，歲月的步伐總是悄悄、匆匆地行過，行過春花秋月，行過夏風冬雪；有時我們乘風昂揚，吟花開月圓，有時則拂雪獨行，嘆花謝月缺。

雖知綿延在前的行程未卜、將逢的光景有明有暗，然當風靜雪停，我想我還是可以振作起疲憊的精神，繼續行在理想的道路上而不迷途。

因我明白，我曾走過一條獨一之路以找尋無二的自我；因我明白，我未曾或忘一份初衷與感動；更因當我回首之際，看見那片山崗青翠依舊、那條江水汨汨如昨，及自己年少的身影隱約在其間閃爍。

於是恍然——身後那串輕狂的足跡，刻鏤在曾用心走過的山崗上；它們絕對值得我以深心牢牢記取，即便我得傾盡自己一生的時光……。

意外的拜訪

第一次爬上這片五虎崗，是在高二那年的暑假。號召國中同學至淡水同聚的男孩，在我們筋疲力竭地騎罷協力車後，以識途老馬之姿，再度領大夥兒爬上水源街的陡坡進入淡江校園。

拖著痠麻雙腳來到五虎崗，由於玩興將盡，只選定一亭子稍作歇息，玩起歌曲接龍的遊戲。黃昏很快地來了，男孩率眾下山，搭上前往大稻埕的渡輪，我們就在河上晚

風的吹送下回到台北。至今仍清楚記得，當渡輪駛過如虹關渡，我們在甲板上嬉鬧著與橋上俯瞰的遊客揮手吆喝致意，彷彿彼此互道著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的話語。

別後不久，收到同學寄來的合照。光影中有夕陽、海風、長堤、渡輪及老街上的淡水電信局，還有一朵朵青澀純摯的笑靨，開在一個個被盛夏艷陽曬黑了的稚顏上。

將照片收進抽屜裡，我繼續過高中生活。轉眼兩年過去，卻無論如何料不到，再度拿出照片細瞧的我，已成為小鎮上終日留連的一者；融入照片的光影中，日日迎海風而行、披夕霏而歸，偶爾還在電話費帳單過期時，匆忙地上大夥合照裡的電信局繳費；只是當我再次搭上渡輪，它早已不再駛往台北的大稻埕了。

然而，戀上夕陽和海風是後來的情事。放榜最初的我，對未來四年沒有絲毫的憧憬，只有對聯考失利的忿忿不平，甚至視前次的淡水之遊為可怖的咒詛。那年九月開學，我依約來到這小鎮，依一個如今的我視作生命中最彌足珍貴的約定，再度踏上了五虎崗。以四年的時光，證明了當年所謂可怖的咒詛，其實確是一被我徹底誤解了的、美麗的預言瑣瑣。

最初的相遇

新生報到之日，初秋淡水飄著濛濛的細雨；坐在指南客運的冷氣車裡，我不覺瑟縮起身子。四十分鐘車程後，我在淡水微涼空氣中撐起傘，快步趕往活動中心參加新生訓練典禮。因懷著忐忑及陌生的感受，即便手中緊捏校園建物分佈圖，仍走走停停地問了又問，才抵達早已坐滿新生的會場。

陰霾、朦朧、不確定，是那日淡水的天氣，是我初來乍到的心情。

疑問與恍惚的情緒並未干擾新生們太久。新鮮人的課題接二連三展開後，大夥很快地沒有餘力再作多餘的質疑；面對吸收不完的新知、認識不盡的舊人新人，及參加不完的活動，讓我們一個個顯得心猿意馬、浮躁過動。

第一整年的課程，盡排滿了百人齊聚的大堂課；沒人抱怨悶熱擁擠，只覺熱鬧新奇。我們幾乎像罐頭裡的沙丁魚一般彼此親密，好似聯考的藩籬將彼此禁錮、隔離得太久，以致於我們深怕一個人的時候將會感到的孤寂。

現在想來不覺莞爾於同學之間始密終疏的過程，倒真十分像是新鮮沙丁魚由肉質的鮮美緊密，演變為過期沙丁魚的肉質鬆弛又缺乏彈性。

製造日期至保存期限，大多是四年。

那時的我們，去哪兒都是集體行動；說起話來嗓門特大，笑起來令人覺得刺耳。一群群沙丁魚游蕩各館之間，像是在為我們的新鮮舉辦示威遊行，像是不知道有一天我們走過同樣的地方，竟會開始察覺到自己已在不覺中老去。

總是這樣的，總是在幕將落時，才發現開場的表演竟流於造作，才揣想出另一套更能使自己盡情演出的表演模式。卻也無須太過唏噓，因人生舞台上少有天生演技純青的演員，多是辛勤揣摩舉手投足的丑角；若盡力演出後，能於謝幕時得到「足以自娛娛人」的評語，就該能笑中帶淚地退場。

內外的辯證

接下來的日子，隨著年級的遞增，遊行的份子逐一脫隊。正是在脫隊之後的我們，才重新回歸到內在的自己，才惶恐於自己竟已聽不清內心的聲音，竟對靜下來的自己感到陌生與疏離。

人只有在遠離群眾的時候，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，承認外在的真實可能在時空幻化之下淪為海市蜃樓，不及伸手挽救便灰飛湮滅；也只有外在真實崩塌不復後，感到自己猶如沙漠中踽踽的獨行者，舉目盡是荒涼，我們才會開始認真地思考：「我究竟從那兒來，又該往何處去？」

再度回歸到內在真實的建構，我們明白了：內在真實並不比外在真實來得虛假，甚至更為穩固、無虞崩塌，除非你親手將它毀棄。

於是不再新鮮的我們，某一天清晨甦醒，感到一股必須由內而外作些改變的決心；或許動機與理由無法為自己全然明白，但心中求變的念頭卻十分強烈清晰，不容我們再有些許遲疑。

當內外的生活重新組合排列，再度走過昔日遊行之處，我們的心思早已不同。或許依稀看見一群熟悉的身影正嬉鬧，有人誇著大口、有人捧場附和；然而，當另一群正值新鮮的人們由身旁走過，聲聲喧嘩立時將你從回憶中喚醒，你便只好莞爾地對自己也對他們說：「昨日我們走過的路，明日你們也將要走過。」

走過來時路

我們所走過的路，蜿蜒在這座五虎崗上，延伸至小鎮海風拂過的每一條巷弄、渡頭餘日照耀得到的每一扇門窗，直達我們心靈的最深處。從赴約的一刻起，用盡四年的韶光，我們走著走著，一切看起來就慢慢變得不一樣了；走著走著，被風塵洗刷後的我們，看起來同四年前也早不再相同。

就像首次來到馳名的宮燈道，我輕鬆地三兩步走過，聳肩笑說：「美不到那兒去嘛！」；日後卻總視它為黃昏散步必經的路途，震懾於不經意行過的剎那，它竟悄然為我點亮十八盞宮燈，和天邊的彩霞競艷，教人心神眩惑得忘了歸去的方向。

就像子夜裡，操場上通明如晝的探照燈依時暗下，人們仍安坐看台遙望燈火；只有我察覺星空中夜行的飛機正閃著紅光，筆直地朝無名遠方飛掠而去，因此不得不低首斂眉，開始思索關於自己未來的航向。

就像和國中同學在午後的陽光下微笑的我，卻沒料到日後將走進照片裡的電信局繳費。又好比我們開始以淡水人自居，對週末摩肩接踵、走馬看花的遊客嗤之以鼻；即便沒人承認自己對這小鎮也沒什麼具體貢獻，除了四年已降的帳單總數以外。

或許還像我們穿梭各館間，聽鐘聲迴響耳際，發覺自己不再喃喃抱怨某堂課、某個師長，卻開始感激他們在課堂上所給予任一直接、間接的啟發。又或許還在一名作「畢業」的典禮舉行前夕，突然覺得不想走下這座山崗，即便自己可能連典禮當天都遲到或索性缺席。

我們方才明瞭，並非這青崗真化成了烏托邦或理想國，而是因用心走過每一角落的自己，看待週遭的角度已然不同；因為我們已在青崗上留下步步走向真正的自己的足跡。

恆綠的五虎崗

不輟的足跡綿延至今，我們走上、走下五虎崗，五虎崗也走過半個世紀。飄忽而去的五十年裡，變的是人、事、物，不變的是一座翠綠依舊的青崗、一道汨汨如昨的江水；變的是一代新人換舊人，不變的是它孕育了千萬學子的內在新生命。他們打從這兒走過而變得舊了，但當他們走下克難坡，又將是另一個全新的自己。

於是，當歲月的步伐悄悄、匆匆地行過，人們在路途中偶爾憶起什麼而靜下來的時候，他可能開始回味，例如夕照、渡輪、海風、長堤，甚至電信局；當然還有蛋捲、瀛苑、宮燈道、各系館，甚至自己及誰的媲美公案與羅生門的傳說及故事。

而在下一刻裡，他必恍然明白，自己終將以一生的時光深深記取，記取曾刻鏤在一座小鎮及恆綠的五虎崗上——那一串輕狂的足跡。

——是你？是我？還是他的足跡？

——是他，是我，也是你的足跡……。

